手書

與王德脩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別輒數年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尉釋耳某還家才此數月覩書雖不得如古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末繫河先儒固曰運逆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實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為奉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

長百夫長之下　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
謂蠻軍不隸孟無預於三軍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　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袪
書且以為攘道不知常平乃　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
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
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
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
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士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未
地耳凡此其牧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
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
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斂而與九職諸侯九貢各
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數亦其租之所在也

答潘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
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光祿衛尉府藏分
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處天子之奉又皆為私錢之屬王
后世子各養於宴宮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攝
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
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閏官制幸
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　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傳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
人之後孟謂之貢侯不可就見況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
下獨造窮巷衣　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

叙其簡牘不以記　几所以加手賤不肯者願王公大人不
能得之於其門　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
君子也蓋聞　之化於貫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
王道之行壹　之爲此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意士
於其公書家　蓋爲　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
無治不可得也矣一　而閑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
足下之私爲　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爲
惠也寵光之未　戒今之不趨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
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多而陰
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爲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
禮其將撑吾　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懿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
國廢得淡中之腴暴水已過藥下良用　安之飯之粗足
亦胥就何耶僕又厭此如所謂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
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覩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
劉敞曾視張子房楊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
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貴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
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惟諾惟吾安之有聞知響
天妾如許加之小自警覺當入張楊會中謹勿爲劉呂輩以
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林酌間非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
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謦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畎陵從百九兄游幸恃
平生氣息爲之運綫推挽之勝何敢忘中間託子之淪將
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爲天下賀傳者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

來教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以用慰釋雖然百九九書
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
自敵已猶倦況違尊者乎又從縣　請桐為禮率直如聞朝
論頗不相然蓋將往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頗欲一來捨昨就
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
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芮祭酒僅及家易貴劉大著
王詹事皆竟不寮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
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
師友亦次第凋散如山陵用無修葺歸還家了親事孟亲得
御僕憐其不自棄高故敢之時賜只敢略去少褒之辭直下
夜針則千里猶勝下也
拜違謦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書教一一具報後許潭報書
亦嘗略布淺陋以答尊意正須今冊書與然不至左右為之駭
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為請殆言輕無效
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須須
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謗敢不
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
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
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安惜須示何時扣繫
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
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
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莫不
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志越期年足

下果復携書己來且以先君子故柔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所爲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絶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譽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適於用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而不求交者也況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況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吶吶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爲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與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以俟

與鄉守曾仲躬

瑞安脚錢知蒙已蒙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千里無蓋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縣省符抑漕檄也如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而預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閣也明道先

生靈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
或意則雖微意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
或爾業業不以為偕易將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照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
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
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　其保正長
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
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
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
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
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
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戶

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獄擾夫役不給祿試未見然州縣
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綱檢譴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
為奇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蠲
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文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譽
訕或相背棄不憚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
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
皇評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
號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未敢復從群衆妄出已見論
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縱睡足下迺欲合凡莊
之奉從我于寂寞之濱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
顧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德文當蒙況悉然

孝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深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失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絕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禁雞豚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爾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美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數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議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偏宦者往往慕化從順

須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亡之抑亟闔闢恐非人事也

答朱文昭

書問濶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必亦足闡釋彼所貺字帖具審所論譔不少其意若欲讀史書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遥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惹思却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鄉者鹵莽思緒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著作墓又迫蕃叟弟塋先叔匆匆遄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

P8

紫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賢之來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尸不肯表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而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　古喪禮也蘇氏引之亦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嘗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邊舜丞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記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竪立之代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而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授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講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　而其力不足以蔑揮前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戴　德毛莫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為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　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　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聽流九流卒為一篇雜論（伯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儀見此書亦其五

歸云再稟請指教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軼迺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公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常欲落筆少裨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合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手書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災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殷雍興初務撫　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皆命之三母弟自荊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管空虛矣後以余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汝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天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美邶鄘曹鄭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知

無說紀及其辟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感
言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豳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
以輔羅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
林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焉
貢赤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
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能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
不暇盡論九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
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
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九邦國之
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
多寡以是準九為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
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顓臾在邦域鄫無
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
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緣侯國曰惟賈生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王

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爲明証
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爲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拔擢叢中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
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敢薄甘二兄之賜獨服
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入一身血氣偏枯以是勝絡未
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蹉跎
咿嚘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
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
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位平正有以逸待
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
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
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正夫功有意或

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
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
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
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
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爲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
安也以兄之奇偉遣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丈之一正大意
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爲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與
抑三代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
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怠晦菴言
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養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
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訓後專候高
福懸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勢無由聚頭又

堪興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遂相
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暴常而亦礙人眼兄端是友朋中稱
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未書
方以為諫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擷撲
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于敗闕只是侵
砌闘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家菜語及非來復安
得浸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恙劣弟
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無當得錯
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　面摔一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
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
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一一踅趂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
修辭之難而輙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
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勢

切與晉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
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
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
緊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試
廉纖自古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
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為弟
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
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穫
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
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隨小人
羿中盡室驚喜嗟乎怖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
亦已矣閭巷蟣蝨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

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吾輩中時緣談望人度外　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
之　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
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友滿世
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尚親愛亦不過叫寃叫苦
興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
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閒一線穩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
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逞他休
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住屋
看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猶有
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寬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其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擅財以自封殖爰建將輪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　錢以上名曰係省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　至於三司或累十年未省而歲
當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　是盡歸公上而漕失
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糧　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
之道缺矣台座以著明之望簡自聖裁界以總輸之寄豈與
循吏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罪之國初不
勝士友之望前書許布自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
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寓熟之談輙申前事狀
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敢之望則磨礱平素蓄發乎
文章定古之大人未有不熹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
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
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惠然一來吾
道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
波蕩某老矣所覩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藁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
若從頭商搉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圖
驥如果論已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
賢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撮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
定方可將誠之恨未見向簿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綽急可
倚伏間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
文為福建倉失社良友深以為歎子齋既與之處若下人下

其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
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
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
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
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
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
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
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角此是大患知者
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沉默
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
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攘亂反
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恥事

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寥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其所為懼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乎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于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賢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恒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磁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中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悔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懿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適月行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劃于澄最善政莫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滅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

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林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拈出此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官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況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怍承命重為不敏其實情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淩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甍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今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迦示吳門書藁讀之益爽然自失餘復自念鄉閭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救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之人也願言勉之扶此重緒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為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六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無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　之臣以國家為忘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無而收之則助之者衆次而舉

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付之　責成而已非　以煩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恐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　申問啓處不任悃企深入湖湘凡八十六日始達官所　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檄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　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與追絕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既業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麤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共語深切以此公嬰然若有失也堂堂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為祝趙推官易說自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為筆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萬至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某空囊貧愧義當池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賜與臨泗同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為自全聞此悚畏名為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貫力學唯力學則　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競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可為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為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興岳漕論移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梆米三千斛雖已二具申般跋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輙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彌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僦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粮擾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梆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願見小墨事力如一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威尊儻蒙台慈錄其不忍為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宥假所無關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中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秉障彌年絕無一長可充[illegible]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為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為出此也意者今已為吏數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乎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為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蹤本山野無閥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為若人而進之則史道材其蓋興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鄉草萊漢不用當去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賢實能小失其為起人心關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某進之慚悚感激將二載之下同於冤始雖蒐魄不能忘也萬以傳聞未敢輙效文瀆之新人諸

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 壬午 薄三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所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己一項似不必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閱鄉職分今何預長者過慮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了耳世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秘翁書正說尊抱不肯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明季隨嘗一來數日即并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極一扣之便云片時不挽明即意思甚不佳吳靠冊子過日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盡罄併求觀益未間憔悴切省事強親藥食以介壽祉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錄者赴官亦嘗

附記 便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關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此理其想歸時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某沐恭方自此始潛撤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固以讓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即須遣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丈歲晚冒暑似大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謙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略其龍率日夜念此以懼尚冀高明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卸放開去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法勿勿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摹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某手壓亦已朞月殊無毫髮及物之効夏旱彌月竟得歉歲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

助性性來年遂可支拾要是補過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附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為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坎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蓋道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夫信之學但勿勿讀過深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病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楷牘布之隸人至於管見敢復以 楷中言之惟鈞慈勿以為咎幸甚

吉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蓋嘗讀謝無逸七月君公公劉洞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

一時元老世為卿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為也方今聖明相繼對于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焉在願勿以遊朝不遣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為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義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暫御同不朽也某僭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往陽羣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駑使顧久矣愧尋承州紙少屈英豈而叔章黃丈亦持江西之節盡出四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鬚暑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持空筋伴客 纔見燈火昏瞑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強絀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

悵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識王允共無晚節漏逗即為全人一脩一短何　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得耳尊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目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詆剥今人扼腕若能為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餖飣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故拾無害要只是向下工夫閑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良覿互相扣擊庶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罪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與郴守丁亘開雖有雅政然未熟其為人同官湘中適相隣比通財修力兩年如　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未嘗偏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守之力也桂山

本歲仲米於郴每郴開糶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歉兩郡持甚丁守既自惜置條　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發販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郴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為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拊其境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漕司今就郴撥三千斛應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日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陽而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旅荒艱辛万狀儻郴稍有整隣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郴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適聞列薦之禁詞司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後為如何要及得簡得時貽復從郴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

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
遇禹以禮而人趨事郡當為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
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況某實賴其力禮
尚施報但恨疎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
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効桁于學事以
官遂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
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
某也不以鄙言為不實或阿所好或於不得已宜切惜
吝齒為丞相白發其豈唯某將九州之吏於門下歸
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答胡季隨

惠諭梅菴語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悱啓發之幾不謹
察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
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
不敢無其實來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胡亂盡去前輩見
成之談自轉一繼以見示迺知衷情安能印可或有異同
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
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
句肇端 泰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
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
不易臨書欲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項不敢決去更須
司歲即遂此焉可以不隨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海中矣六
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持從管窺見得競業一節足了一生
受用儻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猶善人死表陳君

之墓亦是小小結裹其他樹立扶持悉俟豪傑之士所輿尊
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內補散効欣釋之至更
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廻仁里交好遂留
待迓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
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盍并合扣發新功臨書悄仝
之切

手書

答劉公度二

某乘障無狀詛當自祀不謂誤恩就移廉人每惟衰嬾日與不勝己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經生徇偏何者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攣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其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況言證不及藥未賣為益須嗣音切完之倘有鄙見亦當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號業為本彼此紛紛自為黨與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學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左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汩汩無新功有愧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為請今方

悟虛已寡欲乃是指南感甚矣　不敢也　有疑不宜
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　者次第　以虛已之外
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
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　對言之今
采既教以為對意者二事也與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
以為並進或乖守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
學直須的當尚與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所望於十反
已除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為記　遂來示書為錢若干
為舟若干官員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
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寧遠王縣尉

伏讀惠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
一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若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
可無以復來尊九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
識而詳考之矣顧以為問或者疑仕復之而後難歟夫復之
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
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
之俗學汩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夫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
已見已則自信尚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冊者不可勝用
矣足下更反求之者并臨承惘惘

答道州康判官

尊惠書及於屬吏弟　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幸甚
以為本職無問有司不以為過然後望以磨礱成就之事
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與此矣吾無
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　胡不磨礱成就
我耶但曰胡不磨礱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

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
未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趙南

某衰情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朕喜後自失晦菴門人
眞有學者而不相亮者　云特未并合耳雖然吾黨亦有意
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意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
煩囑疑洽嘗及一二來　遠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
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　勿以言盡意為　三百篇往往為
訓故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道遥嘗說三百篇
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家
之聖賢貴寡慾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來教所謂攻之食
力愈不見効岂謙辭耶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
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鐘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間之者

擾定則聞之矣

答潭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貺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衍李為
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況於交游又
況士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
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寒
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
恐是今要告去處住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駐催漕
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
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
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
時乎張子儀　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
牘因或送嗣勛如何來　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

一笑

與朱元晦

某逐祿南來本為溫飽不謂　善歲晚還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　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為道也　非豈所以事君　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荅海內欽遲之意

某衰惰之跡幾自絕門廣而長者　尚教之使中再拜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　此先施豈　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　包所見何藁豈鶩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　勺群慝訓故意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為如何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嚮付之幸聞見異同無從　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　如承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奪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衰曲耳不數月還浙可畢即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悄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惰宜休歲輒還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與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絲娛親之暇杖屨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說慝之口未省尊意以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究之也仲權正宇貧甚

子靜淳父皆需速次柰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
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

與立宗

某衰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特厚言念曩昔何可弭忘
某官才猷器業蔚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
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陲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
年無師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
克底此乎須因內引嘗遵勳業參安章臬天頡且曰當用漢
賜金故事自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之甚盛甚
盛三事遞還還歸補　庭之闕而識者　無先於門下非但
交游之私言聖明後　視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　淮上有劉煒運判者以禁私鑄不急
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戰留丞相追　功逐蓋古力與
監司樓大方駁還　者首令以失官告行即是情性安靜
蓋以為劉煒不是　人賄吏罷去年或再論並意此何不問
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此毀不足聽也聽　此近復有御
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北人張子仁除御廚使此事所繫尤重
謝給事已故過押班事御廚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已乃家恩
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真付舍人試詞
私註此數數聯　不獨繳上次日御筆封付陳侍長可與書行再
繳上亦蒙聖恩寢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
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把難矣恐家
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說却勿令一人見
愿有人說說以　為好名漏洩上言也至祝至祝

與徐福之

沙[illegible]一病幾殆以州附扶衰稍[illegible]八　倏無定煩軫記者見[illegible]
[illegible]時過訪備詳舉處然年來[illegible]喜於相[illegible]左[illegible]意[illegible]
[illegible]且冒問前輩師友風旨更宜　訪振工大而損[illegible]
[illegible]迎時[illegible]教之道至和若夫[illegible]人起　[illegible]於此
自有足樂不可不自勉也　[illegible]家子弟亦往還否何時得一
見輙談中興間趙張秦　為　長　踏[illegible]忘[illegible]入脩門
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後桂不[illegible]
意[illegible]及拍書亦各東西美至今思之且恨不得[illegible]
一書付史館助商量之筆[illegible]老美　此　勿念左右[illegible]
[illegible]從吳察院交諸所[illegible]見所藏　不　長沙此行[illegible]
[illegible]秋一事須索結知師閫同年進士簡中果[illegible]　及識面
[illegible]亦行歲與登頓成疎闊假如不疎[illegible]
[illegible]右光容者從切懷裏知之　湘中[illegible]

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至左右有遺賢之嘆蓋少須之也因會　丈煩致瀆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　得不然班孟堅諸侯王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嫡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
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更侵砌
結果詩傳看了在何時它工夫　截斷惟日課易未敢輒下
筆深見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　言吉只緣純陽聖人垂訓
意深矣許由君　務光之徒治　舊學如後來甘盤自古此
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　詩固佳更宜練功
某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知所　亦愛之者過辭也毛氏詩
傳洪汨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
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
觀綱目為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果之
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
中勉強詩說盡豳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

每見云云　某以為不作慨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
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為之為善也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
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尼歲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圓熟耳着
書最關心病懷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柰何柰何奮
軍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為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兌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收
食租稅而所謂鹽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公上不年刻焉則
兌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為每歲制國用
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
焉均稽之不察扃鐍之不時度藏之不免於爍濕腐敗舍是
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陳其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過

於世者可以祿食於其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為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為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權民者講求悉矣而鹽茗鹽酒氏用之百須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寬仁未忍以加賦厲農而祿士饟軍隄防大河固圉三邊與夫賓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有六七仰給於征榷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榷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筦庫云者不但稽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缺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為有司之責而勾稽扃鐍度藏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十百倍於古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司以繁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權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之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平甚於今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而縣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縣倉庫務官則人以為恠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敕諸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縣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為恠等而上之縣卿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為宜而以太府司農為恠由侍從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為恠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榷之入歲累十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對杓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

可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卿輔近觀本末原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一即之溫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為世俗取捨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已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某維今不敢復有言矣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 進

元嘉今藏流傳一家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樸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棲之壁以備觀覽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臣某俟罪禁林間嘗奉詔覆至爲一日命臣汝為之記臣愚孚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卑計若此至於擇士以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為諸侯卿大夫

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
咢之餘中爰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感休刺美以為是王公
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
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
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為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
也徒以為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戈獵而政不舉則國人
為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
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
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
一三一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
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閒暇以戒懼為本天錫
陛下厲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為是殿以訪群策以
敉萬務以閱圖史殿不王手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

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於以覽示中外感諷臣子敵國外患
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序
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沉
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為湯武臣實以是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承趙卹景仁行縣與令朱素
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
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迭行叶陌
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
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
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閘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
以巨木為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
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

P3

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効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須時潦至迺為木鵝數十即亟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蓄歲月涸而蓄之皆磽埆沙磧與地名不謬宄以鉏鍤率人日得土盈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蕭田劉朔為司户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垂雪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已竟遵海堧引絙以度其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

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支傾填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趨於廢知

門畫 李公棫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公能以

役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傳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壽宮為壽加惠寓內詔減等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稱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勑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稔有幣餘而畜其藏失今弗圖以煩後來將安取此也

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役復有大於此者乎柰何使吾民徧聚銖斂竊自支補甲前而乙郤也苟無愆時工勿問庸幾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匱匠肯來市無強賈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以公緡以米四百斛倡民與之民亦輸錢案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今糜錢一千一百萬而地民幾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足

役為宜書而屬予焉以予聞於公者如此況州縣官數易事彌廢熙寧考課又削橋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為得間有興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厲民為美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牧聲養尊安用事事而獨意鄉不撓愈勇以今時昔難易淹速是皆宜書然公他所為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艫陸行躐踵更相和歌不爭以賀來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攜持小兒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今民免於死或為詩謠或香火以祝公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公德與是塘為無窮云公名樞字持要前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　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重修瑞安縣學記

縣學故有記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蔡侯景杓徙置學事紹興十二年敷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王侯闇修學甚撰國家長育與名教之尊山川風俗備矣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則二侯固與不朽劉侯龜從今更治學請堂廊廡廚湢皆一新之講堂絕巍壯餘為四十楹凡縻錢二百萬而人不知也邦人德侯屬傳良記之頗晚出何敢次二賢之後況侯之政豈必待余文而傳也蓋聞崇寧之際天下之學盛矣提學有宮贍學有賤上之加惠諸生甚隆也而有司方以三經造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說皆為大禁當是時吾邑已有學置弟子員如他所然三舍之興無一士能取聲名者姓林石介夫先生不為新經次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日閔數千里外竊從程呂二氏問學於舉八行也四方之士有為繆巧應書者趙公雷乃逡巡愧謝不欲充賤郡太守強林能起後生卜子更益

一効然烝務自脩餘矣中興新美與郊之化嘉興復古罷三舍還之鄉舉列春秋學使士得各自致其說而無禁諱於是聖天子思所以風厲學士束求其人首得吾許公以參大政於是婁公寅亮以上虞永一言事即日拜御史它往往覇布衣召見溫為東南支郡瑞安又屬邑而一日以多士名天下引領慕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學視他所為如何也而歲月久寢趍於廢以余所逮聞五經各有師弟子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經受業歲時會于學少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衆人切磋言之蓋遺俗然也而今亦少異矣劉侯公非先生曾孫也以家學為縣識所先後又常常樂道吾上風之美去有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說例傳鍰之學歸召貝紐訪閭田將以追蓬學之蹟俟之望人厚人亦宜求自溥余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

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前記者則不著淳熙十三年[illegible]記

衰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劉公經始創度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千錢當河渡之人入而幹辦公事機君潛能贊公意主簿劉君孟容賦其役訖公不擾最後知州事黃君劭知縣事鄧君友龍至恨不在後中州率歲儲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詔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下橋於己便其橋比地勢下為治所南馬為上供倉邑東西兩山善東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冐邑北民騎屋危望崖南奥崖咫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輒沮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為請於是始集世

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敦熟語毋亂耳聽由
令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淳橋於分宜事益為小大史必
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
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而幕中贊不
力邑中治其後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惡莫已出
遂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
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贊其
畫者昭其事者如此後之人勿壞為已責又如此往往天
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鄧之請為記因著儒生
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穎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自唐季至于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
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德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
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
史其行事不甚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為史者皆孚休德
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
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庶幾於古當是時
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著而四書院之名
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効博矣熙
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繇學校而鄉舉盡重教官之
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崇
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關白州學者皆
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若師宿儒
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天子
廟而無教官自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
閔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十百人

輙以名其家齋舍叢植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論家各甚盛
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為禮其門生
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
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拙優劣可知
也已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
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辭不應詔卒還山拜習如初至賜對
衣鞍馬內府書而宋有咸氏吳有胡氏魯有孫石二氏咨以
道德為人師不苟合於世著名余以是益嘆國初士風之厚
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為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師樞密劉公珙
克復門寶之舊日浸費治今直徽猷閣潘公時亟踐脩之某
得官桂陽於長沙為屬邑始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鎮適歲月
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闡部晏然民吏悉得曾無凡目
同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
下會脩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
州教授無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為之記某嘗發講
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脩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
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為天
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闈之外者而
公於今卿大夫為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
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孫闈
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　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內之士可謂遭時矣
臣為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以土
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瓶衲凡數十寒暑其
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旨入禁中

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感焉隆興軌道之間方講備內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人必考課勞蹟累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與之如此後二十年爲紹熙之元　壽皇禪大寶　今上適再歲燕居殊宮澹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淡甚玉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寬見聖意卿者九以博求窩內之士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爲佛法也雖然佛法幾隳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向之豈不盛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受上賜四句贊詩御袖不懶始至寄載臣所爲之靈墨已而

御臣趙善俊請注南嶽之福巖寺明年臣行部過山間既拜者首瞻想宸翰且嘆曰雲漢之章足以鎮茲山矣顧未有真跡之所其徒遂相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維宸翰之光相與爲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況且不朽又拜稽首言之

溫州淹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惠學校之道備矣崇寧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養士不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苛斂以賠之中間多故輒一切弛去往往所在凡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數直煥章閣同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修墜緒平滯獄人用乂乃以其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爲例而不應令者歸于學有司圖郡驚嘆方爲吏者急他務不暇省學而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固辭

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
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辨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說
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
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兩雅軌乎魏晉之上久而周
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
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
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始有天意而浸灌培植斯已勃矣肆
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爲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
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歟蓋
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 生長男邦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
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況李君
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西昌君于歐陽
正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